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一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德生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鈐

校對官主事<sub>臣</sub>陳文樞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金超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五十

起旃蒙大淵獻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孝恭懿聖皇帝

諱焘度宗第二子母曰全皇后咸  
淳七年九月己丑生於臨安府之

大內九年封嘉國公十年七月癸未即皇帝位  
德祐二年三月丁丑入元元降封帝瀛國公

考異按元修宋史其本紀稱瀛國公而無諡號  
續通鑑亦但書帝熈宗據周密浩然齊視聽抄

改正孝恭懿聖蓋端宗即位後所遙  
上猶高宗尊欽宗曰孝慈淵聖也

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元兵犯黃州 壬午葬端文

明武景孝皇帝於永紹陵廟號度宗 元兵犯蘄州知

州管景模以城降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 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

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詔為都督

府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詣蘄以

江州降元已延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犯江州知安

東軍陳嚴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

南康軍葉閏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  
于江州師變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巴  
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  
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  
為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  
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  
巴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  
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

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  
成果然遂發憤成疾死於無為城下 知安慶軍范文

虎遣人以酒饌詣江州迎元軍且謂巴延曰行樞密院  
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巴延初以安慶城在山  
頂且兵糧皆足勢不可攻又慮文虎為勍敵甚憂之及  
聞欲降大喜乃使阿珠先造之文虎遂以城降通判夏  
椅仰藥死巴延至湖口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  
成乃禱於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巴延承

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初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  
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矣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  
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命宰執  
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  
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於堰中劉  
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  
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  
夏貴引兵來會賈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書示似道曰

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癸卯以汪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  
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  
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  
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  
賄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  
今江南無寸土乾淨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  
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其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



不可成歎曰吾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以此負國耳  
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似道自  
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使宋  
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珠謂巴延曰宋  
人無信唯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  
守巴延乃令囊嘉特來言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  
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因求答書似道  
不答囊嘉特歸報京亦還 甲辰以黃萬石為江西制

置使 元立后土祠於臨汾立伏羲女媧舜湯河瀆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 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通判昌化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昂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率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昂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

笑曰此非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元太宗長孫曰哈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穆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

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  
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  
掠語不及他遂卒元主聞訃震悼諡忠武追封鎮陽王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  
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廷  
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  
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  
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  
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  
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  
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  
械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  
而戰心稍懈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  
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  
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舻簸蕩乍分乍合巴延以小旗麾將校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

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  
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  
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至有為惡語謾罵  
者 壬戌元軍犯饒州知州會稽唐震發州民城守時  
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數白金牛  
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  
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  
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

守趙崇樞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震始以忤  
賈似道罷官家居久之起知饒州至是死節諡忠介初  
特進奉祠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  
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噐手曰大勢不  
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  
南劍州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  
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從  
者歛葬之諡文忠 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廉死



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  
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  
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  
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  
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  
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鄧州守將張世傑守兵入衛復  
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  
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

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

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  
刑李芾遣將率壯士三千人入援尋以芾知潭州兼湖  
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陷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  
以身行可也芾曰吾豈拙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  
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 已  
已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禮部  
侍郎文及翁僉書樞密院事倪普同僉書樞密院事召

王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使居京師以備咨訪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之庚午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

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  
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  
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令  
臨安府捕案之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  
徑遁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  
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  
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

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

扼吭而卒

考異宋史帝紀本紀云汪立信卒於七月陳桎通鑑續編云卒於二月薛應旂因之按宋

史汪立信傳言立信卒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巴延入建康以三月則立信之卒於三月審矣本紀誤

今不從

是月沿江刺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棄城

南走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元知寧國府趙與可

知隆興府吳益亦棄城遁知太平州孟之縉知和州王

善知無為軍劉權知漣州孫嗣武相繼迎降元主如

上都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

之議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  
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將李大明等叛攻嘉會門  
射火箭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攜震母妻及諸子  
出奔元軍 癸酉元巴延入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  
食巴延開倉賑之遣醫治疾民大悅或以汪立信二策  
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  
是言哉使果用之吾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於是  
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其子麟在建康不肯從衆

降敵崎嶇走閩以死 元主詔巴延以時方暑不利行  
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  
扼其吭縱之則逸而逝矣元主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  
法也遂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  
揚州與博囉歡達實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  
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命浙西提刑司  
準備差遣羅林戌吳江兩浙轉運司準備差遣羅林浙  
西安撫司參議官張濡戌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



郁天興戌四安鎮起趙淮為太府寺丞戌銀樹東垣濡  
俊之曾孫也 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  
無他遽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銜之 甲  
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  
水死 乙亥詔諭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於  
元議息兵 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閩中地復  
大震 右丞相章鑑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官放歸田  
里太皇太后命仍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

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  
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  
過所請乃命捕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  
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謫洪起畏鎮江自效 丙子  
下詔罪已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爚還朝與  
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  
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  
分廂差官督之 丁丑知滁州王應龍以城降元 已

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  
軍馬 壬午追復吳潛向士璧官 元兵犯常州知州  
趙與鑑遁州人錢訐以城降 甲申元兵犯西海州知  
州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於西海州 知  
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堅以城降元世傑遣其將閻順李  
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  
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鬪於中天頃之一星隕 巳丑

趣五部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  
州降於元 庚寅元兵既迫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  
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  
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魯希顏等數十  
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  
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  
后聞之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  
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

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持國書來辛卯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

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乃邊將所為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亦被殺壬辰元阿爾哈雅犯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

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  
湖中阿爾哈雅追逐世傑斬之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縉  
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 戊戌赦邊  
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  
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原  
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庚子元從王磐實默請分置翰  
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脩國史

典制誥備顧問 是月知滁州王虎臣知寧國府顏紹卿皆以城降元 夏四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江西制置副使黃萬石與天祥有舊嫌且忌其聲望出已右言於朝曰天祥軍皆烏合兒戲無益乃詔天祥留屯隆興府乙巳元兵入廣德軍知廣德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陷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使



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  
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怨望至是元  
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  
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李湜等遂出降阿爾哈雅入城  
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  
德均房施諸州相繼皆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守江  
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已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  
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

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禪孫至上都死 壬子以翰林學士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 有司議建藩屏以強王室乙卯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潘大同濠梁主簿潘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攻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崑縣尉趙嗣瀛反助元兵來戰成大被執不屈與二子及傳心等皆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

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叛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  
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  
奮 壬戌阿珠犯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  
大戰於老鸛嘴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播州  
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 丁卯加李庭芝參知政  
事 庚午阿珠乘勝進趣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  
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揚

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水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三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應手而仆元兵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珠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阿珠乃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抵丁村務欲以久困之吏部尚書常楙入見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

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  
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十五年之久不為妖為  
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  
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遣使持詔召  
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 五月癸酉元兵犯寧  
國縣知縣趙與糖出戰死之 丁丑環衛官劉師勇復  
常州加濠州團練使助姚訐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  
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師勇廬

州人嘗希得子也 己卯詔婺州處士何基賜諡曰文  
定王柏贈承事郎基師事黃幹柏基之門人也 以張  
珏為四川制置副使 丁亥元召巴延赴大都以蒙古  
萬戶阿魯罕權行中書省事 庚寅五郎鎮撫使呂文  
福降元 辛卯籍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  
文虎家 丙申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  
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  
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

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言三后協心同底  
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取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  
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  
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  
縣以繼明權知鄂州全擇險為寓治 六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星見鷄鶩皆歸 初成都安撫使

咎萬壽守嘉定興元與元薩達克齊對壘薩達克齊一以誠  
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元召薩達克齊還萬壽

請置酒為好薩達克齊徑往不疑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薩達克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咎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至是元主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賜名順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



武者雖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燾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  
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閒也乃以燾平章軍  
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為左丞相夢炎  
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燾即日就民居  
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  
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樞密院事

辛酉潼州安撫使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元 丙寅

揚州都統姜才副將張林率步騎二萬人乘夜攻元揚  
子橋木柵守柵萬戶告急於阿珠而阿珠即自瓜洲以  
兵赴之詰旦至柵下才軍夾水為陣阿珠麾騎兵渡水  
來擊陣堅不動阿珠軍引却才進逼之戰不利而走阿  
珠麾步騎並進遂大敗林被執才僅以身免士卒死者  
萬餘人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  
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

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者  
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  
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  
前多赴江死張洪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卒橫衝世  
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珠引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  
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國傑本  
女真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善騎射  
膽力過人數有軍功蒙古主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

號巴圖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巴圖而不名巴圖  
華言敢勇之士也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  
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  
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乃削似道三官令李庭芝  
津遣似道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言似道  
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  
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皇太后曰本朝權  
臣稔禍未有如賈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䟽陛下

皆抑而不行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於是始詔似  
道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 丁丑  
復詔徙似道於建寧府翁應龍既誅廖瑩中王庭除名  
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榮叟等又以似道罰輕  
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許貪淫褊驕吝  
專忍謬千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總權罔  
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  
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

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謳吐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服  
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  
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  
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輜蓋暴行秋日中  
令舁輜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斤似道倉辱備至一日  
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  
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

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詩贈之似道俯首謝  
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初張世傑之  
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  
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爚復  
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  
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近  
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  
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

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皇太后不許  
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  
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假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  
狐桀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為之羽翼文天  
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  
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  
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  
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



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  
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  
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  
壬辰太皇太后下九臯等於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  
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  
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  
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晉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  
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巴延至上都面陳形  
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  
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  
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戶宋都木達及武秀張榮實李恒  
呂師夔等取江西 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  
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  
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起復

文天祥為兵部尚書 乙未以殿中侍御史陳文龍同

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

諡 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

李芾為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 巳酉拘閭貴妃集慶

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

破之戊午加師勇和州防禦使 趙淇除大理少卿王

應麟言昔内外以寶玉獻賈似道淇兄弟為甚遂罷之

辛酉元主歸自上都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

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  
為迂闊不報命天祥知平江府元阿爾哈雅以江陵  
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  
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  
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  
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元主聞之曰先朝  
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  
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

臣於元主前發之其中有云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元主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 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為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至漳州水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脅殺之後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元

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甲午揚州都統姜才率步騎  
萬五千人攻元灣頭堡為阿珠所敗 乙未元兵攻呂  
城張彥被執降于元呂城既失常州勢益孤 丙申元  
以伊實特穆爾為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  
秘書省乾坤寶典等書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  
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 丁未以留  
夢炎為左丞相陳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為書遺其

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元阿珠攻揚州既築長圍於是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志益堅元巴延次灣頭阿速罕自建康來會巴延令還建康起兵乃



留博羅歡及阿里巴守灣頭而自帥衆渡江壬戌至鎮  
江分軍為三道阿嚙罕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趣  
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江入海以范文虎為鄉導取  
道江陰趣澈浦華亭已延阿嚙罕將中軍以呂文煥為  
鄉導趣常州期並會於臨安 癸亥常州告急朝廷遣  
張全將兵二千救之知平江府文天祥亦遣部將尸玉  
麻士龍朱華將兵三千隨全赴援士龍戰虞橋敗死全  
不救走還五牧五牧乃朱華駐軍所也華欲掘溝塹設

鹿角全皆不許既而北兵薄華華率廣軍與之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逮晚北兵統出山後薄贛軍戶玉力戰殺數千人全提軍隔岸不發一矢玉遂敗諸敗軍爭渡水挽全軍船全令其軍斬挽者指於是溺死者甚衆玉收殘卒五百人復鏖戰自夕達旦殺元軍人馬委積田間玉復手殺數十人力屈被執元人恨之橫四鎗於其項以敲棍擊殺之其部下皆戰死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全以警衆帥府不許宥之使贖十一月丁卯朔

銅關將貝寶胡岩起攻溧水敗死 庚午以陳文龍同

知樞密院事黃鏞同僉書樞密院事 癸酉贈戶玉濠

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阿嚙罕破銀樹

東填戍將趙淮兵敗與其妾俱被執妾死之阿珠使淮

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語至揚州城下乃大呼曰李

庭芝爾為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阿珠怒殺之淮葵之

從子也 元兵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

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軍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

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達等長驅而進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閬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達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

不得伸宋都達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  
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  
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女怡然解衣請刑遂死元  
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元兵進陷  
建昌黃萬石走入閩癸未元兵陷興化縣知縣胡拱  
辰自殺甲申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言通  
判陳照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  
譬喻百端終不聽巴延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

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油作砲焚其牌  
叔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訾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  
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陷訾死之照與  
安節猶巷戰或謂照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照曰去此  
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  
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安節堅  
之子也事聞贈訾龍圖閣待制照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丘濬曰作元史者謂巴延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

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巴延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油以作砲及城破盡屠戮之止有七人伏橋坎獲免其性殘忍至此東史筆者乃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時也嗚呼已延至臯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人敢出一語當是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也

豈惟巴延哉

元詔今後殺人者死問罪狀已白不必待時宜即行刑  
其奴婢殺主者俱五刑論 乙酉升宜興縣為南興軍  
以江東提刑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初枋得為淮西  
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  
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  
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  
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



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棄  
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  
暮至丙夜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察之文成而聲  
息枋得請於朝加贈棄疾少師諡忠敏 丙戌中書舍  
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  
王諡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己丑元兵陷獨松關  
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詔贈驥集英殿脩撰獨松既破  
鄰疆守者皆望風而走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

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閬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祕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借一萬有一幸則人心賈勇且敵非必真多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先是太皇太后夢濟王怒而謂已曰我訴上帝令元兵由獨松關入滅汝社

稷矣後果如夢所言 元董文炳陷江陰軍 甲午元  
以高麗國官制僭濫遣使諭旨几省院臺部官名爵號  
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 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  
二月丁酉朔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庚子以吳  
堅僉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  
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唯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  
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  
覷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

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  
嗣君幼冲在衰經之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  
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  
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  
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於小兒天道如此尚何多言遂  
令囊嘉特偕岳還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陳文龍參  
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丙午追封李文德為和義  
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

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平江通判王矩之  
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於常州已延使呂文煥先往  
受之丁未已延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  
衛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奏遣岳及宗  
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嘉特使元軍求稱姪納  
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  
已延於平江已延不許宜中乃白太皇太后奉表求封  
為小國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

官劉裒然為之 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  
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淮人三世為將初從陳奕守  
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  
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  
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  
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  
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  
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元以中興路行省陳祐為南

京總管兼開封府戶吏多震懾失措祐曰何必若是前  
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  
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皆修飭不敢弄法 元薩達克齊  
奏雲南諸夷未附者尚多今擬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  
並聽行省節制又奏哈剌章雲南壤地均也而州縣皆  
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並從之 潭州被圍湖  
南安撫使兼知州李芾拒守三閱月大小戰數十合至  
是元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

樹梯衝城中大窟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  
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  
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五十一

孝恭懿聖皇帝

起柔兆國敦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德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蟻附登潭州城知衡州  
長沙尹穀寓城中時方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  
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

畢禮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即縱火自焚鄰家救  
之火熾不可前但遙見烈焰中穀正冠危坐闔門少長  
皆死李芾命酒酌之字穀曰尸穀實男子也先我就義  
矣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  
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  
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  
盡殺之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

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  
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鍾蜚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  
以城降元兵利於鹵掠欲屠之行省郎中華善宣言曰  
拒我師者宋將耳其民何罪既受其降即是吾民殺之  
何忍且今列城多未附降而殺之是堅其效死之心也  
阿爾哈雅從之由是袁連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  
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死帝為人剛介不畏彊禦臨

事精敏奸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容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若神明而好賢禮士亦復藹然可親雖一藝小善必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穀性剛直莊厲士友皆嚴憚之居官廉正有聲丁內艱家居教授諸生舉動有禮每行市中市人相謂曰是必尸先生門人也至是死節諸生往哭之者數百人霆自少以志節聞辟京湖制置司幹官時呂文德為帥素侮慢士常試以難事霆倉卒立辦皆合其

意一日謂霆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  
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  
某庫器甲某處石矢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  
驚曰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君材幹若此何官不  
可為吾何敢不敬後通判江陵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  
漢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裁決處之泰然霆有  
心計善出奇應變故所至有能聲元呂師夔與萬戶  
武秀分定江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

刑來師變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  
士張孝忠逆戰圍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刃擊殺百餘人  
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  
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  
變陷安仁及信州枋得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  
寓逆旅中日夜麻衣躡草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  
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委以  
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家使為子弟論

學參知政事陳文龍同僉書樞密院事黃鏞遁辛未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端明殿學士常楙參知政  
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皆潰知嘉  
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  
與提刑徐道隆同守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  
書斬使及元兵迫臨安道隆召入衛良淳率衆獨守夜  
爰舍牌上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  
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道

隆未至臨安元兵追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稍  
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汝愚之曾孫道隆  
婺州武義人也 癸酉熒惑犯歲星 陸秀夫自元軍  
還言已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皇太后命用臣禮陳宜  
中難之太皇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乙  
亥遣監察御史劉忠如巴延軍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  
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巴延會  
長安鎮以輸平 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夏士林僉



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獨三學生誓死不去 癸未進

封吉王昴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先是  
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  
安以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  
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皇太后從  
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  
提舉二王府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  
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

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皇太后  
命具裝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  
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  
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陳奏耳  
元巳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甲申巳延進  
次臯亭山阿嘯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北關  
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  
中不許白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

表曰宋國主熈謹百拜奉表言熈眇然幼冲遭家多難  
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熈非不欲遷避  
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熈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  
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  
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命伏望聖慈垂念  
不忍熈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則趙氏子  
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已延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  
降事而使囊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

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留義以朝廷不戰而降  
各以所部去世傑次於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  
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  
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於巾子山師勇至海上  
見時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楊應奎自北軍還言已延  
欲執政面議乙酉太皇太后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  
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 元已延下令禁軍

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復遣呂文煥賚榜諭臨安中外軍民安堵如故時三司衛兵白晝殺人閭里小民乘時剽殺令下民大悅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先是天台杜濬糾合四千人來勤王當國者不省往見天祥于西湖上天祥獎異之至是聞天祥北使倡言於朝以為斷斷不可當事遂去之濬隨天祥北行天祥見巴延於明因寺據胡牀中坐辭色慷慨因說巴延曰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

將以為與國乎抑將毀其社稷也巴延以北詔為辭言  
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天祥曰爾國前後與我國約  
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北朝若欲以為與國請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  
以還策之上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  
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語漸不遜天祥曰  
我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  
巴延辭屈諸將相顧動色巴延見天祥舉動不常疑

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此來  
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已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  
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蒙古忒宣撫索  
多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  
君祥偕賈餘慶來易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  
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辛卯元張洪範孟祺  
程鵬飛齎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 二月丁酉朔日  
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

乞為藩輔 元巳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  
蒙古低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  
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  
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  
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巳  
延進屯湖州市復令李文煥及范文虎慰諭太皇太后  
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  
以犬馬報以仇讐言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



言哉巴延令張惠阿嚙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壬寅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詣元大都餘慶尤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不以為意謝堂獨納賂北軍得先歸元已延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

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慙恚遂與餘慶孫勸巴延拘天祥令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齋壘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

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祕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通曉天文歷數并山林隱逸名士即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

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於是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巴延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初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

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貴以書抵巴延曰毋  
費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  
納款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  
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  
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給福請單騎入城福信  
之門發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其城貴莅殺福一門福子  
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  
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

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  
內侍及諸藥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  
巴延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  
於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以獨松關  
守將張濡嘗殺廉希賢斬之籍其家時福王與芮自紹  
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固辭  
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安塔哈孟祺等入  
宮宣詔趣帝及全太后入覲祺讀至免繫頸牽羊之

語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女宜拜謝禮畢帝與  
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  
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裒  
然等及三學諸生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  
女元娘同赴井死應鑣衢州江山人元已延北還承  
制留阿嘯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蒙固低鎮江西索多  
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木達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  
將攻江西乃遣達實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嘯罕文

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  
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  
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  
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  
王昞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副之發兵除吏以秀  
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  
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  
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



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  
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劍守  
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  
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  
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  
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  
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  
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并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

天澤子也 全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州李庭芝  
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  
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  
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呼遜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  
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四  
月元郝經歸見元主賜宴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  
賚有差 先是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潁等十二人  
夜亡入真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

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時猶未知夏貴納款  
故再成以二閩為言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  
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  
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  
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  
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  
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亦不能為之謀  
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

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

元兵伏環堵中得免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  
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元兵入索之虞候張  
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執杜許金應以去許應解所懷金  
與卒得逸募二樵者以贖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  
聳迎天祥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  
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温州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景炎元年五月乙未朔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昀即皇

帝位於福州改元曰景炎遙上天瑞皇帝尊號為孝恭  
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為皇太妃進  
封廣王昺為衛王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  
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  
府中衆皆驚仆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 初吳堅等使  
元不得命留館中高應松絕粒不語七日而卒賈餘慶  
病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  
其節欲尊官之鉉翁辭不受孝恭懿聖皇帝及全太后

至燕堅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  
宗社帝太后遂赴上都丙申見元主於大安殿降封為  
瀛國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有隨駕  
內嬪某氏或欲犯之不從自經死有留題於裙帶曰誓

不辱國誓不辱身

考異元史世祖紀五月乙未朔巴延以宋主熈至上都制授熈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宋史瀛國公紀作丙申今從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  
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保康軍承宣使 召故相葉夢鼎為少師充太一宮使夢鼎聞命即航海赴之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

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議



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  
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潁募兵於温州 元主召宋降將  
問曰汝等何降之易耶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  
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  
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  
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已延入朝元主命  
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事以陵州藤州戶  
六千為食邑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

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  
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時衛娶諸  
州皆復起兵元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  
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拒戰三閱月復  
陷婺州衛守備甚嚴索多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  
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  
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  
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縣戶劉聖仲素

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  
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  
有頃不見病驚悸而死 故相留夢炎降元 廣東經  
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爾哈雅假  
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帝即位乃命權通  
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  
俊戰敗直諒棄城遁六月丁卯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  
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

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鉛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  
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諸元  
軍降 壬申元罷兩浙大都督府立行尚書省于鄂州  
臨安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為之並帶相銜其立行  
省者不立宣慰司 甲戌元以大明歷浸差命太子贊  
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歷以樞密副使張易  
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歷家徒知歷術罕明歷理宜得耆  
儒如許衡者商訂從之詔衡赴大都 戊寅元詔作平

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修國史 秋  
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溫  
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入閩欲倚張世傑復  
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劍 初臨安既陷  
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  
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  
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  
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為誰守之庭

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  
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囉歡又攻拔秦州之新城  
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  
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  
盱眙泗州以糧盡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  
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  
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

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珠  
使已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  
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已絕阿珠復遣將於陸路邀  
擊米運殺負米卒數千由是餉益不繼阿珠請元主降  
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  
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  
將兵七千趣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  
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

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  
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戶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  
庭芝投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  
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阿珠猶愛其  
材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  
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  
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  
年至是為泰州諮議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



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  
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  
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廬人褚一正置司高  
郵督戰亦被創投水死淮東之地盡陷甲寅元以楊  
村至浮雞泊漕渠回遠改從孫家務是月元翰林侍  
讀學士郝經卒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拘宋十六  
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為國子祭酒經還之  
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

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  
書後題云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及卒官  
為護喪還葬諡文忠 八月己巳元穿武清蒙村漕渠  
揚州既陷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  
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  
城遂陷安撫苗再成死之 元主召阿珠入朝賜泰興  
戶二千為食邑 楊亮節居中秉權秀王與擇自以

國家親賢多所諫正遂犯忌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  
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  
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  
之乃還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黃恮副之積翁兼  
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  
世傑遣都統張世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  
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元主歸自上都以鄂囉齊  
參知政事太皇太后謝氏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

自宮中昇其牀以出同侍衛七十二人北赴大都降封  
壽春郡夫人九月壬辰朔元命國師僧琳沁預作佛事  
于太廟 丙午元勅常德府歲貢包茅 元軍分道  
略閩廣阿嘯罕董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  
實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為  
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  
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率兵至廣州  
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知邕州宕昌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  
諸軍會元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  
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  
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  
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  
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  
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趣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  
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

度梅嶺趙潛使雄飛及曾逢龍禦之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元兵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  
兵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魯罕董文炳犯處州知州  
李珣以城降秀王與擇偕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  
世達監軍趙由璫察訪使林溫知瑞安府方洪被執皆  
不屈死元兵陷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備海  
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民兵三十  
萬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王積

翁棄南劍走福安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集城下  
積翁為內應遂與知府王剛中同降帝行至泉州舟泊  
于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  
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凡  
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  
舟並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  
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趣潮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  
真以城叛降元十二月辛卯朔癸亥掩鉤鈐江西

制置使趙潛棄廣州遁副使方興亦遁降將王世強  
導元兵陷福安王剛中既降元遣使徇興化軍知軍  
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  
發民兵固守阿嚙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  
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  
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  
判曹澄孫開門降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  
陵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



不屈乃械送臨安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安尼寺病甚  
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  
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 元東西川守將

合兵萬人圍重慶大肆剽掠軍政不一城中益得自守  
張珪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遣師復  
瀘涪二州元軍以不和而潰珪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  
屢敗 元阿爾哈雅致書馬堅許以為廣西大都督堅  
不聽又請元主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為

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陷堅閉內城堅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背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堅家世以忠勇為名將至堅死節最烈淮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靜江堅邀與同守城陷亦被執文政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堅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

足攻圍之十餘日妻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嚙牛啖  
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妻乃令所部  
將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皆崩煙氣漲天外  
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  
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以不殺招  
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人肯降者阿爾哈雅乃分

兵取鬱林潯容滕梧等州廣西提刑邛人鄧得遇聞靜  
江陷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  
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  
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蹕  
惠州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索多命其子元  
帥伯家努偕宙赴大都 元軍分道入西川以哈坦庫  
爾濟燕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巴哈李德輝領西川  
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元李思

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證元主曰妻子  
豈為證者耶詔勿問是歲行省雲南薩達克齊以所改  
郡縣上聞雲南俗無禮義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  
火之不為喪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薩達克齊教  
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  
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  
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是時初行鈔法民不  
便之薩達克齊為聞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

出沒為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  
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薩達克  
齊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顧侍臣曰薩達克齊  
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即命械送薩達克齊  
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  
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  
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  
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薩達克齊

遣人諭以逆順禍福且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薩達克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求為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薩達克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薩達克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薩達克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薩達克齊大怒遽鳴金止之召

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  
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  
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  
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  
翕然款附夷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薩達克齊悉分賜從  
官或以給貧民私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製衣冠  
襪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一